



“今天如何读名著”系列之五

那些年，我们读名著的故事

本报记者 邹雅婷

“好书像真爱，可能一见钟情。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遥远理解和同情，却总需要悠悠岁月。”电影《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》的走红，让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引起了许多国内读者的兴趣。

这本书信集记录了纽约女作家海莲·汉芙与伦敦书商弗兰克·德尔跨越20多年的传奇书缘，展示了一连串寻书、购书、读书的动人故事，被誉为“爱书人的经典”。

读书，是独自沉浸在精神世界的美好体验，也是读者与作者穿越时空的思想对话。越是凝聚了古今中外伟大思想的名著，就越能激起持久的心灵共鸣和非凡的阅读体验。品读名著的过程常常伴随着有意思的故事。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读者，请他们分享自己读名著的难忘故事。

名著是童年的滋养

出生于1970年的陈昌海（化名），自小便读了许多文学名著。“那时候没有电视、电脑，读书是主要的文化活动。爸爸和爷爷的藏书我都翻过，更多的书来自新华书店，一有零花钱我就会跑到书店去买书。”

一开始陈昌海爱读连环画式的小人书，很多是以名著故事为原型，比如《水浒》《三国》等。识字多一些之后，陈昌海开始啃厚厚的外国名著译作：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、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……都是在童年的似懂非懂中读完的。“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五年级读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砖头似的五大本，半个月就看完了。”陈昌海笑着说，“具体的情节现在已记不清楚，但主人公与命运不屈不挠的抗争让我比较触动。”

初中时，陈昌海曾摆摊卖糖果，赚到钱就去买书。“顾客买糖就可以看我的书，这也成为一大卖点。”陈昌海笑着说。

后来，陈昌海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，学会以专业的文学鉴赏眼光来品读名著。“虽然小时候读书主要是看故事，不懂门道，但那些名著让我在潜移默化中开阔了眼界，丰富了想象力，思想也得到深化。”在陈昌海看来，年少时的阅读最重要的是培养兴趣和想象力，而想象力正是我们的课堂教育中比较缺乏的。



三读红楼感悟人生

“读名著能够带给人‘术’与‘道’两种层面的收获。”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党亚杰对本报记者说，“所谓‘术’，就是作品体现出的谋篇布局、敷演作文的艺术手法。所谓‘道’，就是作品中所包蕴的带有普适性的生命认知和人生思考。”

党亚杰说，她最喜爱的中国名著是《红楼梦》，从初中到大学，三读《红楼梦》的经历让她感悟颇深。

电视剧也看了一遍。“这是我最受感动的一次，仿佛从中看到了自己。”党亚杰说，“贾太君带着媳妇孙女们听戏斗牌，唤起了我对家族团圆的向往；宝黛共读西厢，让我感动于爱情的纯真；众姐妹结社诗赋猜谜，引发我对同窗情谊的回忆。以至读到最后群芳散尽，联想到毕业后同窗好友散落天涯以及成长注定带来与家人的分别，油然而生莫大的悲鸣和感慨，禁不住潸然泪下。”

从这以后，党亚杰便养成了一个习惯，阅读名著的同时，会搜集一些专家研究成果和相关影视作品，试图从不同角度体味名著的情感与内涵。

交流分享受益良多

“月亮代表理想，六便士代表物质生活。唯有真正的勇士，才可以舍弃六便士去追逐心中的月亮！”2015年初，就职互联网公司的林旭东读完毛姆的《月亮和六便士》后，写下了这样的感言。当时，他组织了深圳市同城读书会的“共读一本书”活动，参与者要求在一个月内在读完指定书籍并提交读后感。在月末出席线下交流活动。在一家青年旅舍，三四十位书友参与交流，各自表达了对《月亮和六便士》的理解，颇有趣味。

“这本书甚至引导我开启了一次冒险的创业旅程。虽然结果并不理想，但是不影响我继续追逐自己喜爱的事物。”林旭东说，“我认为，每个人都应该用心呵护自己心中的月亮，当它和六便士起了冲突，我们可以做一下权衡，也许便可开启另一种人生。”

有了读书会经历后，林旭东创办了微信公众号“拾书小记”，相继发起“时蔬半月谈”和“健谈”等读书交流活动。“参加的人遍布全球，各行各业都有。”林旭东表示，“适当的机制和有趣的玩法能够促使大家读更多的书，并通过交流、分享和写作得到更大的收获。”

在知乎论坛，有网友提问“读世界名著有什么用？”名为“苏凌然”的用户回答说，名著写着前人对于生与死、爱与恨、存在的困惑等永恒话题的种种解答，它们并非标准答案，但最大的作用是告诉你：这些问题永远存在，困扰的并非你一个人。“你会在名著里看到这些被走过的道路，它们的泥泞与光辉。如同在寒冷的雨夜跋涉，不知目的，无遮无拦，被风吹得发抖的时候，忽然雨停，发现满天星光。”

初一暑假，为了完成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，党亚杰第一次翻开了《红楼梦》。然而阅读过程并不顺利，文言表达、生僻字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，影响了对内容的理解和对主题的体悟。

第二次阅读是在大一寒假。她查阅了多位红学家的研究著作，了解到《红楼梦》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宝藏，而自己所看到的不足冰山一角。带着众名家的研究成果，她对书中的诗词、楹联、灯谜、花签等细加研读，对于讴歌青春与爱情、鞭挞封建礼教的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大四保研之后，党亚杰萌生了三读红楼的想法。这一次，她对照着原著，把87版《红楼梦》

互助”，香是味，但香不是唯一的味；而香、味互助，是一切菜肴的妙处，与其美色，不如美香，与其美香，不如美味，香、味互助，乃一道菜之妙境也。“饮食”与“美食”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是两种不同的理念。“饮食”是求饱；而“美食”，则是饱后思“淫欲”，是理想，是梦幻。若以婚姻作比，“饮食”，是婚姻；“美食”，则是婚外恋，心猿意马，在“不道德”中，不停地追求，在追求中，享受“食”之美，造就美食家。

每一种美食，都有它产生的特定背景和人文环境。当美食承载了民俗中丰厚的文化内涵时，美食，就具有了形而上的高度。人们品尝美食，更是在品尝民俗，品尝文化。

老车写青蛙，就写到了喜欢吃青蛙的李贺。李贺诗曰：“食熊则肥，食蛙则瘦。”喜欢吃青蛙的李贺，也确是瘦：“吃多了青蛙的李贺，颤巍巍骑在驴背上，像被驮着的一根枯枝。”写腌咸菜，则写到吴昌硕的题跋文，说吴的题跋文，有雪里蕻的味道。写莴苣，由莴苣外皮“碧绿中沁出丝丝缕缕洋红”的那点色彩，想到了日本浮世绘里女人的“闲闲情色”：在眼皮和脚踵上的那抹寂寞。

老车写雪里蕻呢？其香，是宋诗的“香”；其味，是唐诗的“味”。写山药，就说：“山药壮阳，吃多了无师自通会唱山坡羊。山坡羊是流行于明朝正德年间的民间曲调，男欢女爱，风调雨顺。”

类似这样的联想，书中比比皆是。并非刻意“点缀”，实在是一种联想的丰富，和为文的洒脱。这份“洒脱”，使得文章变得文化气十足，活泼而丰厚，温润而典雅、蕴藉，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。

读车前子的文章，很容易让人想到汪曾祺，两个人都是“写而优则画”。就散文风格而言，亦是大有相似之处：洒脱、自如、洗练，行文从容，左右逢源。所不同者，车前子的散文，似乎“滑”得更远，有一种无所羁绊的散逸，因此，读起来就颇有一些“隔”，而“隔”，就是距离，或许，我们可以借用那句老话：距离产生美。

这里面，有老车的真性情，性情即是“道”——个体修身之道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欠别人的债。如果借了别人钱财，心里就会忐忑不安，睡不好觉，直到还清后，才会踏实安心。不过，在我的青春年少时，欠下了一笔永远还不了的债。这个债不是金钱，而是书债！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。劳作之余，就用读书缓解心身的疲惫。那时，公开出版的书籍不但数量有限，内容更是乏善可陈。听说邻村的周燕翔家里藏有不少书，就约了他的一个远房侄儿陪着上门借书。不想周燕翔却一口拒绝，说他家里的书早在“文革”初就烧掉了。出来一问，才知道这周燕翔本是一个中专生，在“反右”期间不知说错了什么话，被开除学籍回老家务农。所以，他说话办事总是小心翼翼。

了解他的情况后，我就采取迂回的方式。听说他年轻时喜欢写作，还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歌，一个雨天，我披着蓑衣来到他家，把自己的一些习作送给他指正。看到我恭敬地向他求教，老周僵硬的脸变得和善起来，赶紧让妻子端出凳子让我坐下。在看了我的所谓诗歌后，他说，你这叫顺口溜，缺乏诗歌的想象力，建议你多读点古典诗歌吧！不过，那年月出版社已经出版不了古典诗歌。似乎看出了我的惆怅，他沉吟了半天才慢腾腾地说，我这里有白居易的诗歌集。不过，现在不准传阅，你如果要看，只能偷偷躲在家里看哟！我向他保证，一定不给他惹麻烦。他这才转身走进里屋，拿出两本扑满了灰尘、已经泛黄的《白居易诗集》。不知是出版的年代太久远，还是阅读的人太多，原来的封面封底早已经没有了，是老周用牛皮纸裱糊的，书名也是他用钢笔写的，并加盖了他的私章。诗集是竖排的繁体字，除有白居易自己撰写的“自记”外，还



刘震云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读后

张雪峰

随着同名电影的热映，刘震云的长篇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再次引起关注，销量直线上升。刘震云的小说，从乡村到城市，从历史到现实，关注的多是小人物的生存状况，表现的大都是小人物的内心世界。在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，刘震云写出了小人物内心的孤独以及摆脱孤独的寻找和失落。

刘震云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、精英者的专利，而是认为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、引车卖浆者，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。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农民式的孤独感，此前几乎没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。小说上半部的主人公杨百顺（后来改名叫吴摩西）、下半部的主人公牛爱国都是小人物。杨百顺为了摆脱孤独，找着一个能“说说话”的人，不惜离家出走，卖过豆腐，杀过猪，做过竹器，染过布，演过戏，种过菜，卖过馒头……却始终没能找到一个能说上话的人。后来终于碰到一个能说上话的人，他的养女——不谙世事的巧玲。但也好景不长，不久老婆跟人跑了，养女也被人拐走了。他为了找到养女，走出了延津。下部是写巧玲（改名叫曹青娥）的儿子牛爱国的。牛爱国的婚姻出了大问题，老婆跟人好上了。牛爱国想找一个人商量商量，帮他拿个主意，分别找了老同学冯文修、战友杜青海、工友陈奎一，结果他们各有各的烦恼，反而生出许多新的烦恼，最后只好回了母亲的老家延津。

书中的杨百顺和牛爱国，既是主人公，又是线索。由他们，带出了一系列的小人物。卖豆腐的老杨、铁匠铺的老李、赶大车的老马、剃头的老裴、天主教牧师老詹、卖肉的冯文修、养猪的杜青海、搓背的陈奎一、开饭馆的曹楚红，他们各有各的故事，各有各的烦恼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：内心孤独、苦闷、压抑。他们从你眼前走过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，过着鸡零狗碎的日子。也没有一件天大的事可以说，他们只是沿着生命的轨迹向前，试图摆脱如影随形的孤独宿命。这些人身上，有我们父辈的影子，有我们身边人的影子，更有我们自己的影子。他们既是整篇小说的一部分，又能独立成篇，所以有人说这部作品有明清笔记小说的味道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小说承袭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叙事模式，作者白描叙事的功夫达到上乘。刘震云的叙述是富有魔力的，不凭借情节、故事、传奇，而是凭借本色的“说话”，始终让人沉浸在阅读快感中，拿起放不下。

这部书刘震云酝酿、创作了3年，自称是自己写得最好的书，是他自个儿愿意送人的书。评论家白烨说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是典型的语言小说，是集大成之作，是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。

书债

贾登荣

上，唯有这套书，一直带在身边。假期回家，都要去他家的四合院看看，但都不见周燕翔及家人的影子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意外地在熙熙攘攘的赶集人群中发现了周燕翔，他也发现了我的，劈头盖脸就是这么一句话：“我的《白居易诗集》呢？你今天还给我哟！”我脸红红的告诉他，这诗集放在县城，没带回来。他丢下一句：“那以后还我吧！”说着，就匆匆往镇政府走去，边走边大声说，我去办户口迁移手续，空了聊哈！

与周燕翔分别后，我回到县城的家里去找《白居易诗集》，但找遍了每个角落都不见这套书的踪影。不知是在多次巡抚第一”的河南商丘著名诗人、画家宋莘；二是清初著名诗人朱彝尊75岁时写的序；三是清代康熙年间的学者、诗人汪立名所撰。似乎这本书出版的年月应该是在民国时期。

得到这套诗集，我欣喜万分，赶紧抱在自己的怀里，沿着崎岖的小道，哼着歌，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。从此，这套诗集就陪伴在我的枕边。

不久，县上举办文艺汇演，我被抽调去编写歌词、剧本，又到全区巡演，前前后后长达近半年才回家。母亲告诉我，周燕翔到家找过我几次。我明白，肯定是来催还《白居易诗集》。尽管我还没读完，但还是揣着这套书前往他家。不料他家铁将军把门。他的邻居说，这两年收成不好，有三个孩子的老周一家，经常缺粮断炊，他说了些怪话，传到了镇上。据说镇上打算收拾他，所以，他就连夜带着一家人远走它乡了。至于具体到哪儿去了，无人知道。

后来，我外出求学、参加工作，许多书都放在老家阁楼

生活中总有意想不到的奇遇。1987年夏天，我从二楼的办公室搬往三楼。整理资料时，在一堆时事政治类图书中发现了这两本《白居易诗集》，这让我有些喜出望外。这以后每次假期回乡，我都带着这套诗集，希望能当面归还给他的主人。然而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周燕翔的身影再没有出现在小集镇上，没有出现在生他养他的四合院里。这套《白居易诗集》，也成我偿还不了的一笔债，放在我的书柜里，直到今天。



至味难言味自言

路来森

好的文字，是有香味的。写美食，文字又好，自是满纸香气氤氲——车前子（以下称“老车”）之《味言道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），是也。

味，不是山珍海味。老车在书中，不写燕鲍鱼翅，不写驼蹄熊掌，只写百姓日常所食所饮。

菜蔬，如白菜、萝卜、茼蒿、山药、芹菜、慈姑、白藕、雪里蕻、苦笋、野菜等；面食，则如点心、饅头、饅头、饅头、菜饭、烙饼、面条、馄饨等；荤菜，亦不过是寻常鸡鸭鱼肉，叫花鸡、驴牛肉、鲈鱼头、石榴虾、鳊鱼、鲢鱼、河豚；饮品，如豆汁、野菜汤、海鲜汤等等。酒，亦是寻常酒，只是老车谈酒，酒里有故事，酒味就更浓，更香；那酒，更像是酒。

至味难言，车前子就让“味自言”。味，难“道”。老车让“味”自己“言道”。那么，“道”在哪儿？道，在感受中；道，在民俗里；道，在文化里；道，在性情里。

老车学养丰厚，想象、联想能力特强，故而对美食，对美食理念，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——那感受，就是美食之“道”。

“鲟鱼多刺”，是张爱玲的“三恨”之一，许多人食鲟鱼，亦有同感；而老车吃鲟鱼的感受是：“我却一点不恨。鲟鱼的刺在我看来不是画蛇添足，而是像梅兰芳的‘慵懒’，画龙点睛。因为多刺，吃的时候就不敢囫圇吞枣，于是就给美食平添了一股精益求精的氛围。”写臭豆腐，直叹臭豆腐不“臭”，于是感慨道：“这真是一个淡而无味的时代啊，连臭豆腐都不臭。”“淡而无味的时代”，感慨良深。

一道菜，妙在何处？老车认为，妙在“香、味

《百年报纸看淄博》：百年报纸反映百年历史

近日，由山东省淄博市集报爱好者牛延福历时5年精心编著的《百年报纸看淄博》由黄河出版社出版。

该书为大开精装本，478页，汇集了近百年来与淄博相关报道的老报纸。通过这部书，能够触摸到淄博封存已久的百年沧桑。用百年报纸反映百年历史，这在全国也属罕见。

牛延福在40年的集报生涯中，历经坎坷，集腋成裘，已搜集收藏了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《民国日报》《新华日报》等2万多种200多万份旧报纸，并先后主编、合作编辑出版了《解放——解放战争报纸号外》《老报纸记录的抗战》等图书。（陶安黎）

（本版图片来自网络）



轻松一扫，关注“文艺部微信公众号”，接收每天最精彩的内容